

## 深读·在人间

## 一笔不错的买卖

平时每天至少有3000多名农民工在路边等活，有些人吃、住都在马路边，这让刘元彬看到了商机。

“懒汉市场”，这是临沂当地人称那些到临沂打零工的外来人员集中找活干的地方。

“懒汉市场”以北三四百米远的路边，一个五层高的沿街楼门外贴着一个小牌：农民工公寓，楼上挂着“金板子木材加工厂”的牌子。

这个木材加工厂早已倒闭，临沂市劳动力服务中心租用了这个占地40余亩的大院，有沿街楼、办公楼各一座，9个棚区用作食堂和招聘市场。

“一元公寓”原来是木材加工厂的生产车间，但现在看来更像一座烂尾楼，没有护栏的楼梯，坑洼不平的地面，几乎就是个毛坯房。

顺着整个公寓唯一的楼道，记者上了二楼大通间，眼前的景象让人吃了一惊：近200多个床铺，没有任何隔断，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成排摆开。三至五楼一半是通间，另一半是20多个10平方米左右的4人间。三楼以上才有卫生间。

早来的人占据铁架子床，晚来的只能睡地铺了。床垫一

个挨着一个，地铺上的被褥各种颜色都有，就像地面上打着一块块补丁。

住一天才花一块钱，这就是这里人头攒动的原因。

而对于公寓创办者刘元彬和李振才而言，这里住满3000人，他们才能赚钱。现在，这里每天才住1000多人，基本上每天亏损2000元。

刘元彬以前的身份是包工头，经常在临沂市工业大道上雇用农民工。长期以来，由于周边都是物流、批发市场，工业大道两旁自发形成的马路劳务市场已有10年时间，平时每天至少有3000多名农民工在路边等活，有些人吃、住都在马路边。

这让刘元彬看到了商机，他渐渐萌生出建农民工公寓的想法，“这样既能解决农民工食宿问题，还能帮他们找到工作，会是笔不错的买卖。”

李振才和刘元彬都认为，目前劳务中心的人气还不够旺，等用人单位都到他们这里招工了，农民工也就越聚越多了。他们不愁赚不着钱。



▲公寓内刚  
刚安装了摄像  
头，保证民工们  
的住宿安全。

# 一元公寓

文/本报记者 寇润涛 片/本报记者 马峰

临沂市兰山区临西十一路与解放路交会处附近，新开张一个多月的农民工公寓成了外出打工人员的集散地。

白天，住在农民工公寓的男人和女人们站在马路上揽活。夜幕降临时，他们又像蚂蚁一样消失了，流向他们的“蚁穴”——这个被媒体称为“一元公寓”的临时落脚点。

花一块钱，获得一张床铺，可能是一个简陋的铁架子床，也可能是直接铺在地上的垫子，但至少能让他们安稳睡上一觉。这年头，一块钱能干什么呢？

第二天醒来后，他们又将继续前一天的生活……



老王每天都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他说，这样显得精神。

比以前好多了。

老赵说的“条件好多了”，指的就是这家刚开张的公寓可以为住客免费提供纯净水。这在老赵眼里，可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以前他自己租房子住，“每月多花钱不说，连烧壶水喝，都得自己掏电费钱。”

听见老赵夸一元公寓，刚从工地干活回来的

几个伙计也过来凑热闹，非要拉着老赵去洗澡。

公寓里那个洗澡堂，毛坯墙，锈迹斑斑的水龙头，只供应冷水，条件有些简陋。但“住一晚才花一块钱，还能洗澡，多值啊！”老赵摸了摸身上有些黏糊的皮肤，从地铺上站了起来，呵呵笑了，“能在大热天洗个澡，舒服啊！”

## 唯一的消遣就是喝酒

“喝醉时就把一切不满都发泄出来，把一切难过的事情都忘掉……”

15日晚8点，小王(化名)拎着行李，匆匆赶到公寓保安室，问还有空床位吗。

小王是这里的熟客。经过公寓门口时，很多年轻人都跟他打招呼。虽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姓名，但每逢有人和他搭腔，小王总是客气地为对方递上一根烟。碰上熟悉的伙计，小王会主动邀请他们去小饭店聚一聚。

25岁的小王老家是农村的，十五六岁时便跟着村里的男人们出来打工。这些年来，虽然钱没有攒下多少，但小王却学了一些混社会的本事。

小王穿着白衬衫，人显得周正，这在这群住一元公寓的男人里很少见。这里的男人多是穿着皱巴巴的汗衫，趿拉着拖鞋。而且，像他这个年纪的不多。住一元公寓的，多是些四五十岁、出来打零工的人。年轻人能找到长期干的活。

住在这个一元公寓里，老赵已经很习惯了，晚上睡地铺，感觉自己家里的床没有什么两样，睡在上面很踏实。

但很多刚来的人都不习惯这里。

老赵笑了笑，说：“等他

在公寓住下后，小王在楼道门口和人闲聊。饭店老板娘骑着摩托车经过时看到了小王，笑着对小王吆喝了一句：“走！和伙计们再去喝！”

一听这话，男人们兴致来了，“兄弟，我刚才晚饭的时候已经喝了，但你回来了，我就高兴，咱们今晚不醉不归！”一伙男人推推搡搡，来到小饭店。

小王心里明白，这顿酒是请客。

酒过三巡，小王和伙计们抱在一起，边唱歌、边骂着一些人。

醉醺醺地回到一元公寓里的大院，抬头看着头顶的星星，小王突然用手擦了擦眼睛，“眼睛被沙眯住了。”

“想家了？还是酒没喝够？大男人的，怎么还哭呢？”伙计们一阵哄笑，随后散去。

小王说，他想一个人坐会儿，醒醒酒。

“其实，像我一样，在外面时间长了，又没有钱去KTV、按摩房，也没有女朋友，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去喝酒，喝醉时就把一切不满都发泄出来，把一切难过的事情都忘掉……”小王苦笑着对记者说，又像是对他自己说。

## 出来打工的，没法讲究！

李惠珍知道，自己也将过上这样的生活，每顿饭不能超过5元钱，每天重复着“凉菜、盒饭、煎饼”的日子。

惠珍嘟囔着。

与李惠珍一起去刷盆的同村两个妇女，一个34岁，一个40岁，“因为家里男人都在外打工，她们也就习惯了在外打工挣钱。”李惠珍说。

同村的两个妇女到外面路边小摊买饭了，李惠珍坐在床垫子上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

她眼睛盯着同屋住的其他三个“同居者”，她们刚从外面买了两块钱一份的凉皮，包在煎饼里吃。

李惠珍知道，自己也将过上这样的生活，每顿饭不能超过5元钱，每天重复着“凉菜、盒饭、煎饼”的日子。

这三个女人都是临沂周边县城的，来自临沭县的“梁姐”42岁，李惠珍觉得这个女人有些不实在。没人知道梁姐的真名，只是大家都这么叫。

梁姐身穿一条蓝色连衣裙、一双高跟鞋，烫着“大波浪”卷发，打扮得并不像农村人。由于来得早，她睡在铁架子床上，偶尔，她会对着睡在地铺上的女人们喊上一句，“要不咱换换？”

大家都是打零工的，但很少有人见到梁姐满身汗味儿地从外面回来。每当李惠珍问梁姐都找什么活时，梁姐都说自己当保姆去了。

睡地铺的田妮经常与梁姐对着干。

田妮是苍山人，今年38岁，出来打工已经7年了。她看不惯梁姐的做派，从外面干了一天搬运工回来，就将一身汗臭味儿的衣服甩在梁姐架子床旁的绳子上。然后，她把沾满泥巴的鞋子、袜子一脱，坐在床垫子上，心安理得地抠脚指头缝的脏鞋。

天太热，屋里没有风扇，田妮的脚臭味熏得全屋人都不敢喘粗气。所以，李惠珍也烦田妮呢。

苦熬了一晚。第二天凌晨5点，闹钟将李惠珍叫醒，她打着哈欠，和同村的两个姐妹下楼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李惠珍不知道，自己能否还和头一天那么幸运，找到刷盆子这样的好活儿。

“有时候找活挺容易，但有时连续几天也没有合适的。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，什么活都能干。”刚干了一天活儿，李惠珍对打零工已经有了心得。

她不信记者的话。今年已经45岁的她，是第一次跟着村里的女人来“懒汉市场”找活儿。

李惠珍是郯城县泉源乡人，她很幸运，在农民工公寓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便找到了活儿。

李惠珍很满意这个刷盆的活儿，“因为老板给的钱，和那些盖屋、添瓦的老爷们一样多，一天70块钱。”她掐着手指算了算，如果每天都能挣这么多钱，一个月就能挣2100元钱。

李惠珍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出嫁了，儿子今年18岁了，也快谈婚论嫁了。丈夫农闲时跟人干瓦工，儿子时常在外地工地上打工，全家年收入仍不足1万元。

“真没想到，会住这样的地方。”李惠珍叹了口气，自己家虽在农村，条件算差的，但这个窝儿与自己家“根本没法比”。

李惠珍上楼来到了她的“房间”，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张暂时属于她的床垫子上，“看，还不到1厘米厚，一摸都是硬的。”让她更为反感的是，旁边一些女人经常把臭袜子随意扔在地上，那股味儿熏得她饭都咽不下去。

坐在垫子上，李惠珍从兜里掏出一小沓十块、五块纸币，一张一张又数了数，正好70元。这是她忙了一天挣的。“农村人没有工作，出来打零活挣点钱不容易啊，家里小孩还等着结婚用钱呢，能省一毛是一毛啊。”

“在外面合租一个房子，每月至少也得150块钱。这里再不好，一天才花1块钱，我是出来打工挣钱的，没法讲究！”李

## 等他们干长了，就习惯了

“哎，人家现在一看外表，就知道咱干不动了，能找到的活儿，一天比一天少。”

赵玉峰，58岁，平邑县白彦镇人，他在临沂工业大道一处“懒汉市场”混了四年。

老赵一脸络腮胡子，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显得更黑，身上穿的一件印有“某某水泥厂”字样的白汗衫，已经被汗水浸得发黄了。

最近连续多日，老赵都没有找到活儿，每天大多数时间，他就坐在地铺上愣神儿，“感觉自己确实老了，干一次活，好多天歇不过来。”

来临沂打零工前，老赵在老家一直跟着村里的包工头盖屋垒墙。从家里出来打工时他已经54岁了，但仍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劲儿，有时候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又找到一份活儿接着干，“当时咱背也没驼，胡子、头发也没白，人家一看咱就知道是个能干活的主儿！”

但现在，老赵已失去了四年前的威风。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小圆镜，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，叹了口气，“哎，人家现在一看外表，就知道咱干不动了，能找到的活儿，一天比一天少。”

由于好几天没有挣钱了，老赵吃饭时也变得节省起来。住在一旁床铺的人说，

老赵抠门了，以前买瓶酒都和大伙儿一起喝，现在连买都不买了，看到别人买了酒，他还过去蹭点。

老赵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结婚一年多了，最近刚与老赵分家。小儿子今年刚考入了大学。这两个孩子都需要花钱。作为父亲，老赵觉得趁着自己还能干活，能挣点就挣点，能帮的就一定帮。

不过，孩子上四年大学肯定要花很多钱。现在即使干不动了，最起码，他也得等小儿子大学毕业后，再考虑是否回家养老。

“每年一万多块钱学费，可不是小数目。”老赵说，如果不休息，他每个月能挣1800元钱。但是农村风俗多讲究多，花钱的地方也多。除去吃、喝、穿，加上人情世故，每年家里最多能攒8000多元。

住在这个一元公寓里，老赵已经很习惯了，晚上睡地铺，感觉自己家里的床没有什么两样，睡在上面很踏实。

但很多刚来的人都不习惯这里。

老赵笑了笑，说：“等他